



陳韻文

# 新浪潮主創陳韻文

## 多產編劇司徒安



司徒安



▲《瘋劫》為香港電影新浪潮的經典電影

▼當年許鞍華（右）導演她第一部電影《瘋劫》



►陳韻文編劇的重要作品《瘋劫》



◀陳韻文以「龍虎山雙屍案」為題編劇的《瘋劫》

成功的電影不一定有好的劇本，而好的劇本也並不一定拍出好的電影。拍電影是一種有趣的雙重創作，編劇精心構思的文本，需要經過導演的「再創作」才能最終面世。有時候，兩者「創作」的方向可以是南轅北轍，所以有部分編劇為了忠實執行自己的意念而執起導演筒。但更多的編劇，卻是和不同導演合作，擦出不同的火花。對於長期以通俗主導，「紅褲子」創作人當道的香港電影業來說，編劇在其中的位置更是微妙，有志於創作的編劇，是如何在飛紙仔盛行的環境中工作？這是個讓不少人好奇的問題。 文：行光

香港電影資料館的「編劇：影像的藍圖」節目，放映六位不同年代編劇，多部風格不同的佳作以及作者心水，並且請他們和觀眾直接對話。整個節目由陳韻文打頭炮，她從電台、電視到電影，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創作了眾多佳作，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重要創作者。離港多年的她，更從加拿大回港，和觀眾在多場放映後交流。而在這個星期五放映的兩部許鞍華導演作品《瘋劫》和《撞到正》可說是香港新浪潮導演由電視轉入電影過程中重要里程碑。兩位在電視台長期合作的拍檔，把電視時期的寫實風格轉化，《瘋劫》改編自一九七〇年轟動一時的「龍虎山雙屍案」，西醫與未婚妻被殺，神經漢被當成兇手拘捕，而女死者的街坊卻覺她在家中陰魂不散，經其好友連番追查，才逐步發現內情。

電影由奇情故事，發展到對人物心理和環境空間的探索，不拘一格的敘事更是凸顯編劇超越同期香港電影的視野。而《撞到正》則由一部靈異電影轉化為喜劇，戲班在長洲開鑼，結果卻在演出時不斷撞鬼，笑話百出。而新紉花旦與戲班金主係孫更被兇亂點鴛鴦，以求化解三代劫數……幕後全女班的話題作，讓陳韻文表現出少有發揮的幽默感。

### 廉政劇集最具血肉

不過最能表現陳韻文寫人情世故、有血有肉，時代觸覺敏銳的作品，還是要數她為廉政公署編劇的幾集電視劇。她參與那一期ICAC劇集可能是資源最多，官員最放手的一期，而編劇也經常把視點放在廉署探員與貪污罪犯之外，其中《男子漢》一集講舉報貪污的新任警察，要面對同僚的排擠和冷眼，為了個人原則和信念付出代價。而在《歸去來兮》一集中，《歸去來兮》盡享齊人之福的貪污小官吏的戲份，遠不及他身邊三個女人搶眼，性格背景大不相同的三個女子，因為男人東窗事發才知道彼此的存在……三個人都寫得血肉飽滿，精神百出。

### 改編原著賦予新意

至於另一位介紹的編劇司徒安，由五十年代寫到八、九十年代，拍成電影的劇本超過三百部，極可能是香港電影史上最多產的編劇。而這次選映他五部作品，多數來自他最活躍的六十年代粵語片晚期作品，《如來神掌怒碎萬劍門》、《黃飛鴻醒獅獨霸梅花樁》以及《獨臂神尼》三部風格各異的武打電影，在他的筆下都有了新意的發展，更突破了原著小說的界限，創作出新的橋段。而蕭芳芳主演的《玉女親情》則是現代都市青春劇。古今題材的對比，展示出司徒安多樣化的編劇才能。而《萬人斬》則是在八十年代重寫倪匡、張徹編導的《鐵手無情》，把六十年代的武俠經典重新詮釋，在賦予新的時代精神之餘，也豐富了旁枝人物的描繪。

其餘四位編劇則是張堅庭、羅啟銳、杜國威和陳文強，既有敏銳的時代寓言和香港少見的都會小品中產生生活情趣，以及情味濃郁的催淚故事，和寫實的江湖世界。多部選映作品由即日起至六月二十八日於香港電影資料館放映。



◀司徒安編劇的經典作《如來神掌怒碎萬劍門》

▼《如來神掌怒碎萬劍門》中石堅叔的「天殘腳」可謂一絕



▲重寫倪匡和張徹《鐵手無情》的《萬人斬》

►司徒安於八十年代編劇的《萬人斬》



◀司徒安編劇的武俠片《獨臂神尼》

▼司徒安編劇，蕭芳芳（左）主演的《玉女親情》



◀司徒安編劇的《黃飛鴻醒獅獨霸梅花樁》

## 華語片大製作《赤道》大戰《復2》



上周荷里活猛片《復仇者聯盟2》大駕光臨，毫無懸念登上票房冠軍位置，勁收近五千萬港元，認真「勁揪」，今周上畫的是《寒戰》導演梁樂民和陸劍青的《赤道》，影帝張家輝搭「異父異母」大哥張學友、余文樂，韓星池珍熙、崔始源、內地王學圻、台灣張震，集合香港、內地、台灣、韓國陣容，有著「國際片」的架勢，故事講述張震飾演的頭號通緝犯赤道和助手文詠珊偷走了一批鈾原料，計劃製作大殺傷力武器，與恐怖組織交易，香港警方總督察張家輝和余文樂，聯同內地官員王學圻，及物理學教授張學友和來自韓國的武器專家池珍熙和崔始源，聯手化解危機，緝捕赤道。無論題材和製作規模都是超級大製作格局，加上近年在票房上有着一定保證的張家輝助陣，能否重現《寒戰》的勝利，大家拭目以待。



▲具國際片格局的大製作《赤道》

令郭子健導演，何超儀和鄭伊健主演，以羽毛球為題的《全力扣殺》一拖再拖，下周才正式上映，相信是為了避開以上兩片的強勢。可是張艾嘉導演的《念念》卻十分「英勇」硬撼《赤道》，影片由張孝全、柯宇綸和張姐愛將李心潔，加上久別影壇的梁洛施主演，剛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過，相信是借「餘威」盡快上映。故事講述三個年輕人柯宇綸、梁洛施和張孝全，三次意想不到的奇遇，經歷令他們各自有體會。一貫張姐的文藝片風格，有人認為影片如一篇散文詩般。影片令人想起多年前張姐的《20-30-40》，而張姐對上一部執導的劇情片是古天樂和劉若英主演的《一個好爸爸》，當年在港收六百七十八萬港元，成績一般，且看今次《念念》如何。而《念念》早在兩周前已在台灣上映，收四百四十六萬台幣（約一百四十萬港元），成績不算理想。

### 芬蘭卡通勇闖香港

兩部華語片以外，芬蘭著名卡通人物姆明（Moomins）的電影版《姆明：漫遊藍灣》（Moomins on the Riviera），故事講姆明家族到蔚藍海岸度假，經歷前所未有的遭遇。姆明的產品有大批粉絲，不知這部動畫片能否吸引到他們入場觀看呢？最後，是紀錄片《我和Dior的華麗邂逅》（Dior And I），國際著名品牌Dior已由故法國時裝設計師Christian Dior創立，這位時裝殿堂的名人，於一九四六年創立品牌，成為國際知名的時裝品牌，此片帶大家進入Dior的品牌內部，觀看現任的設計師Raf Simons如何打造度身訂造的高級套裝。影片於月初在美國上映，收二十七萬美元，成績一般。

林錦波

## 香港電影敗給了自己嗎？



有作者於他報以「香港電影敗給自己」為題，就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的表現批評香港的電影，引起不少電影人強烈反感。該作者先批評頒獎禮「搞成這鬼樣子，香港人還好意思嘲笑大陸的綜藝節目」。據筆者所知反而是很多港人看《爸爸去哪兒》和《非誠勿擾》等節目，嘲笑得卻未聽過。問題是香港電影金像獎搞成怎樣與寫文章的主題並不相關，金像獎亦不是全香港人搞的。作者質疑香港電影金像獎究竟是商業獎還是學院獎。他這個問題真難答，因為世界上不需要電影商業獎，票房最高（或整體收入最高）就是商業冠軍，而這個「獎」只有獎金沒有獎座，多年前史提芬史匹堡就贏了很多次。至於學院獎是什麼？該作者說，三大電影節的康城、威尼斯和柏林都是「學院獎」，奧斯卡亦是。他說這四個「學院獎」評委給分標準明確，觀眾對電影獎預期清晰。這說法引來最大回響。

該作者原來不知道三大電影節的評審跟奧斯卡完全不同，三大電影節是評審團的，有評審主席，評審團決定獎項誰屬；奧斯卡則是會員投票制，香港的金像獎跟奧斯卡投票方式相若。沒有人稱三大電影節的獎是「學院獎」，而奧斯卡才稱學院獎（Academy Award），難怪有導演稱該作者為門外漢。

該作者說香港電影未有「本土性」論述的年代非常有競爭力，現在「託詞廣東話所以有障礙」之說，是無中生有，不必解答。反而他指會為莊文強和吳念真談電影的話題較「有趣」。他說莊文強認為：「現在最緊要的不是別的，而是電影的故事本身好不好看。」筆者同意，而且不只「現在」而是「任何時候」。

至於該作者引述吳念真的說法更值得商榷。他說吳念真認為應資助知名導演，因為質素有保證。新導演得自己想辦法證明自己實力，「憑什麼電影理想就特別偉大」。韓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做法剛剛相反，培植新導演，他們的電影業遠勝台灣，不就說明了一切嗎？電影導演（或電影人）跟拳手一樣，他可能是一個好的拳手，但不一定是好的教練。要是那理論真的出自吳念真，無改其優秀電影人身份，但真不懂推動電影。推動任何行業的首要任務是培育新人，薪火相傳才是正道。

總的說那「香港電影敗給自己」的文章，來勢洶洶卻錯誤和謬誤不相伯仲，真的「敗給（作者）自己」。

文：田力